

我有我天空 - 第 45 集 - 梁球 (下)
主持：C Comma 嘉賓：球 梁球

C：上一集請來梁球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童年學習音樂經驗。梁球，我們繼續說下去。

球：好啊、好啊。

C：讀完書後，你要出來找工作做，你做什麼工作？

球：在那個年代沒有得選擇，如果是一個視障和被認同有能力的話，也是做接線生的了。

C：不是可以有按摩嗎？

球：未有。那時最盛行的除了接線生外，是占卦算命。

C：噢，以及拉二胡。

球：還有在街頭的音樂家；給它一個名字叫「街頭音樂家」，好嗎？

C：我想問一下，其實那些是不是假的？有集團式經營？

球：我覺得不是這樣，在視障人士界別自己感受來說，多數是個別的安排，我不相信是集團控制，很多都是自發性的。

C：但是影響很深的。

球：很深遠啊！是入心入肺，很有標籤作用。

C：你說「標籤」就對了。第一感覺是：視障人士很慘。

球：是、是，一定是。

C：甚至他們的歌曲通常是很苦的歌。

球：拉些很幽怨的音樂。

C：更加慘。

球：聽下去令人感覺很傷心的。

C：當年你爸爸、媽媽有沒有叫你去做這些東西？

球：沒有。其實我喜歡彈結他，除了我真的喜歡音樂和受到西方文化的歌曲影響外，我還有一個想法。

C：是。

球：就是我要擺脫那些占卦算命、擺脫這些封建時代視障人士的標籤，擺脫當街頭乞食的形象。

C：但你也是要面對現實。你出去做接線生。

球：沒辦法，這個現實我沒有能力去改變。

C：那時去什麼機構做？

球：當年叫「工商署」，後期叫「緝私署」，最後改名為「香港海關」。

C：當時入職情況如何？高要求嗎？

球：你不要以為視障人士有優惠、有優勢。當時我是要競爭的。怎樣競爭？一群人要去那時叫「盲人輔導會」的機構，那裡有些接線生的訓練班。當年封建社會和文化只會相信受過訓練的視障人士，還要是相信受過接線生訓練的視障人士。

C：即是專業認可。

球：是啊。這樣才相信你，讓你嘗試去面試。

C：正常的。

球：當年我們一行有很多視障人士一起在輔導會畢業，數起來有七、八個，一起去面試。我們不像普通人面試那麼簡單。知道當年除了面試外，還考什麼嗎？

C：沒理由叫你打電話？

球：這個一定要考你懂不懂操控接線系統；這個不用說。第一你要說給他聽有什麼履歷，當年我們最厲害的履歷是中三，但我們要說給他聽我懂打字，當年一個視障人士懂打字是不簡單的。

C：主流學校也沒有的。要在商科、文商科才会有。

球：是，你說中了。我竟然可以每分鐘是 45 個 Speak character。

C：你有些才華。

球：不是！不斷練習，平時放學後便去練習打字，我們的老師很鼓勵我們學打字。

C：是。

球：幸運地在去 Interview 時候成為履歷之一。

C：可以啊。

球：成為履歷之一。當然還要考你英文會話、中文對答。

C：是。

球：接著還未給你操作接線機系統，還有很多東西要考。同時還要有一個西方人、一個中國人一同主持 Interview，要考你說英文。當年 1972 年年代跟現在面試相比的話，我想我們面對的條件實在太苛刻，程度去到這麼高，要我們受到那麼大的沖擊。

C：最後聘用了多少個？

球：一個。

C：就是你？

球：就是聘請了我。

C：你挺榮幸。

球：不是，我應該是夠運氣而已。

C：入去了有些什麼配套給你呢？

球：Nothing! 沒有。為何我會說沒有呢？當年其實我經歷了很多部門的變化，雖然有很多變化，但只經歷了兩個不同的環境。第一個環境是接線生的環境，它只是提供這部門有些什麼同事、有些什麼要記著的 Extension number、姓名、職位、名稱。就只是給你這些東西，沒有其他 Support。是靠自己克服所遇到的困難。第二個大環境更痛苦的是 2000 年時，「香港海關」要變為一個一站式的一般查詢服務，要很專業的.....

C：1823？

球：它不是叫 1823，它是專門回答所有香港市民致電來諮詢.....

C：政府事宜？

球：與香港海關有關的東西。

C：是。

球：與香港海關沒有關係的東西你也要回答，因為入境處、衛生署、食環署的也要回答，海關的更加要回答，是嗎？

C：沒有給你課程修讀嗎？

球：沒有。你知道嗎？這件事要爭取的。要我做這事沒問題，不過要給課程我修讀，更加要提供電腦及一些發聲軟件給我。

C：是啊。

球：但我告訴你，無論我有多強烈要求，他們一樣也不給我，結果你知道我做了什麼動作嗎？

C：什麼動作啊？

球：我說「如果什麼也給不到我的話，對不起，我只能坐著，我不能夠走進你的

工作間工作。」變為抗命，好像公民抗命似的。坐在辦公室外面的一間大房，任何人，包括同事走過也看到我，因為我真的沒能力坐在我的工作崗位，我會被投訴，人們會覺得我不懂做這些工作。

C：是。

球：我怎樣坐下去呢？沒有電腦、沒有發聲軟件、沒有任何點字設備，只是給你兩本點字書，點字書裡寫了一般人會問的問題和答案，就是這些東西。於是我在大房裡坐了三個月，拒絕做這些，最後我要認輸，因到最後一步他說「梁球，若你不坐回你的工作崗位，我們會開一個公務員事務局審訊 Interview board，重新評審你。」直情以公務員的程序來對付你。

C：哎呀。

球：「你將會被停薪留職。如果你認輸，便會革除你的職位；如果你贏，便會恢復你的職位。」到了這一刻我才好不情願地坐回自己崗位。我說「如果我有些什麼不懂回答、處理不到的，有沒有人協助？」他們說「沒有。」

C：全都是自己處理。

球：是。同一組不只得我，還有兩位視力正常的同事，一男一女，他們有電腦、有 Support。

C：他們是什麼職級呢？

球：他們是最普通的一些關員級。

C：噢。

球：但是他們讀過了海關訓練課程，才聘請他們入來，他們有二十多個星期的課程，才可獲聘任為海關關員，他們對於海關的法例是很熟悉的。

C：最後你坐回去怎樣面對？

球：接著痛苦的經歷便開始，不斷被投訴、不斷被市民罵：「不懂回答為何在這崗位？」

C：那麼有沒有找你去彈劾？

球：不斷接見我，不斷問我「為什麼不回答、為何回答得不好？」，我便問「為什麼不給我電腦？為何不給我發聲軟件？」

C：但在 2000 年應該不是太難找。

球：要到 2002 年年底。

C：那些資源又不是難找。

球：不是，根本公務員事務局有一個部門是申請款項來購電腦和軟件的。

C：輔助用品。

球：是不用部門支付費用的。

C：挺得意。

球：他們只需要填一份表格便行了。

C：捱了多久？

球：捱了兩年才有一部電腦，再多捱了兩年才有軟件。

C：後來便迎刃而解。

球：後來有了軟件、有了電腦，表現便截然不同了。到我離開部門退休那段時間，自己無論什麼也不會遜色於其他同事。

C：所以我常常深信這樣的梁球。你給了一個適合我的環境，不同朋友其實他們也有自己的能力、才華。

球：是啊，到最後那刻簡直要我訓練全組同事，如何在我離開前接手，在我離開後接做 Hotline。

C：但是挺奇怪，你公務員上班是什麼時間？

球：其實是朝九晚五。

C：所以便可以玩音樂。

球：我便可以繼續發展我的興趣。

C：噢。

球：所以我便可以銜接參加結他山業大賽、工人俱樂部歌唱比賽，甚至後來教視力正常的年青人學結他。

C：你也說當時是七、八十年代，是嗎？

球：是啊。

C：視障人士出外，手杖弄到人……

球：衰三年。

C：是，幾乎打架似的。

球：是啊、是啊。

C：你還出外教人？哪裡有學生啊？

球：這一樣說出來又挺特別的。在我自學結他半年後，我說我不斷參加比賽。

C：是啊。

球：接著便拿著結他不斷參加組際比賽、或是個人比賽。到 80 年初時候，我便認識了些朋友，他們在外面的社署、或是青年中心做主任、助理主任、甚至是程序幹事。那時候不叫這個名稱，叫 Centre In -charge、Assistant、Programmer Assistant 這樣。那些朋友便說「你彈結他那麼厲害，現在的文化剛盛行接收年輕人舉辦組別舉辦結他班、民歌組。」——那時剛盛行，我的朋友便說「我相信你！我看過你很多表演，又幫助過我們中心做歌唱比賽評判、表演嘉賓。你想不想試一下，我們開些班給你教？」我覺得他走得那麼前衛，既然這麼信任我，我當然願意得不得了。

C：你挺厲害啊！

球：但又要告訴你，我真的受到很大打擊。當我第一次走進那結他班組時候，這個經歷真的是苦過苦瓜。

C：年輕人向你作怪？弄蕉皮？

球：不是、不是！有趣得來是傷心、自卑、難過，但是很有趣。當我坐在中心裡等著開班那刻，整班的同學來上堂便坐在報名處外的椅子，我剛好在晚上七時進入課室，我七時前已到達，他們在互望，但看到一名視障人士，又不知道做什麼，以為我也是來學結他。到了七時同學和我便入去，職員帶我坐在職員位置，一看到我坐在教師的位置，10名同學——沒有約定的——1、2、3，一起「唉。」當時我覺得很辛苦，辛苦的原因是因為職員為何不預早說導師是視障人士？

C：不歧視你。

球：不是。你說給他們聽不是等於歧視，是等於令學生開心也可以的，不要以為他是看得見，視障的人士也懂得教你們。

C：可能是擔心說出來了會沒有人報名。

球：是。他就是不對：害怕說了沒有人報名。

C：是。

球：後來你估我怎樣？因為我當時也不開心，聽到他們說「得唔得架？有沒有搞錯？」這些說話。

C：那時候你年輕。

球：於是我壓抑著自己的情緒，「大家好，我是未來這三個月教大家結他班的導師。」

C：是。

球：「大家休息先一下，我唱首歌給大家聽。」接著唱了一、兩首，有英語、粵語、國語，彈了些結他獨奏給他們聽。大家呆了，呆完了才懂得拍掌，氣氛才開始沒有那麼緊張。

C：鬆一鬆。

球：是啊。在接下來教四堂後，他們繼續找其他同學加入報名，原本只得十人，結果有十四、五人。

C：但有一樣問題了，你說如果看得見的人教我們，他可以圖解那些東西。

球：對啊。

C：用些形容詞，甚至是捉住手做手形，你要教的話怎能看到學生的手形？

球：我不單只可以令他們覺得好像看到他們手形，還多了一樣東西，是聽到他們的手形。

C：噢。

球：這個是普通人做不到的。

C：對啊。

球：做不到的、他們做不到的。還有一樣東西，他們以為一個視障人士不能夠教他用紙和筆寫一些特別的筆記，我便要令他們明白，雖然我是一個視障結他導師，但是我跟視力正常導師一樣要他們拿起紙和筆，要利用我的口說給他們聽怎樣寫結他的圖形、怎樣畫結他的格線、怎樣標明結他的指法。

C：對啊、對啊。

球：他們會覺得很出奇，為何看不見的人也可以像視力正常的人能夠令我們在紙上拿起筆寫出一些我認為人們說不到的東西。

C：對。

球：我做了這樣。

C：所以我多謝你，多謝你在七、八十年代……

球：不用多謝。

C：幫助這些後輩開路，播種。若果不是，我想現在 2000 年代時期看到我們一出外也可能是……

球：不過你說對了一樣東西，那樣東西就是播種，是很有意思的。我覺得如果我們每一個視障人士、或是每一個想人們了解你的人，你必需要找一些種子。這一群當年的同學們不單是我的種子，還是重要的播種分子。

C：是怎樣？

球：他們吸收了我教的知識，亦親身經歷跟視障人士相處的感覺，更加親歷其境看到一個視障人士有什麼是真的做得到。

C：是、是。

球：我們大聲疾呼是沒有意思，在台上說視障人士說什麼能做到什麼做不到，那太抽象，太沒意思了。他們必須經歷一個被視障人士教導的感覺。

C：體驗。

球：體驗。他們經歷過跟視障人士在一個環境裡度過一段時間、生活過一段時間，就真會覺得視障人士跟普通人到底有什麼不同。有些原本是誤誤解的，就有機會完全糾正過來。或是有些想像出來的標籤是錯誤的，他們會把錯誤的標籤抹掉。是嗎？

C：是啊，比如說視障人士吃東西時會否把食物放進鼻裡。

球：是啊，他們也會問為何你不曾把飯放到鼻而可以正確地放進口裡呢？他們會親身經歷到對他們來說很寶貴的經驗。當年我覺得自己很有很有使命感，每次教學生時很認真去令他們覺得我不是一個視障人士，不要人扶著我走路，並非什麼也要人幫助。所以那班學生不單與我彼此成為朋友，而且會把跟我相處的特別訊息和感覺帶去一個很廣大的空間。

C：明白了。所以聽眾們，如果你是有不同需要，能力上與眾不同的話，勸喻你像梁球說的一樣多些出外。

球：是真的。

C：多些接觸，讓他們認識，認識多了，那些誤會和不諒解便會一掃而空。

球：或者不是誤會、不諒解那麼簡單，希望他們會經歷了你的表現，從中改變對你的看法。

C：最後總是這樣的，人生總會遇到一些困難。

球：是啊。

C：像梁球那首歌「跌下爬起」。

球：「再度衝刺」。

C：梁球，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球：多謝大家、Comma，多謝給我機會在這裡分享。

C：有機會再聽梁球的歌。

球：多謝、多謝各位工作人員。

C：再見。

球：再見。